

世上本无鬼,心宽借妖住(节选)

——冯杰《午夜异语》阅读小札

□赵瑜

阅读冯杰的乡村文字,觉得,他像是刚刚从几十年前的乡村出差回来,文字里满是时差。他写得太逼真了,我总有一种错觉,他的文字里住着三四个老邻居,负责给他往城市里运输数十年前的记忆。

冯杰是我的同事,每年有一阵子,我们几乎天天见面。他诗书画三绝,一手东坡居士的小楷逼真极了,简直可以在苏家行走。我喜欢他写字画画时的留白艺术,这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散文书写。看他的新书《午夜异语》,很多篇目都像一幅乡村月光下的小画,空白甚多。那文字有很多个方向让人联想,每一个方向都有冯杰布下的陷阱,那是饥饿的乡村密码,又或者是历史的一声叹息。

《午夜异语》是一部乡村野史。尽管冯杰在书的最后注明了他所记述的乡村妖怪的来源。但是,我仍然感觉到,他记录的除了《聊斋志异》的乡村野史,更多是一种前现代的文明。是人类在生活中对秩序的敬畏。是如何安放自己内心的焦虑,甚至是一部乡村的灵魂书。

写作的人,大多会在文字里重建自己的故乡,至少,要在文字里回到家乡几回。而冯杰的文字几乎没有离开他的乡村。他是北方中原的常住人口,尽管他的户口早已经迁至城市,可是,在精神的户口簿上,他仍然在村子里,在他二大爷的院子里。

《午夜异语》开篇便让二大爷出来发声,来解释妖精到底长什么样子,二大爷是这样说的:“妖精一般是植物花草、器皿用具年代久远,岁数大了,有了智慧,想发言鸣放,镌刻造字,想主政做一番事业。人心狭隘加上又不理解,造成双方无法交流,在某一时刻出现,就成了妖怪事件。

是误读成妖。”

这段文字解释得非常细致了,所谓的妖怪,的确是和人类并列生存的其他物体。大多在乡村生活过的孩子,都知道这样的道理,千年妖精万年仙。一棵树活一千年,那就成了妖,如果活了上万年,那就是神仙。

村里人对一棵树的敬畏,尊它们为妖精神仙,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生命哲学,既含有对长寿的渴望,又有着寄希望于一个大于自己年龄的事物的隐秘感。向一棵老树许愿,一直到现在,在一些旅游景点,仍然流行。按照冯杰的判断,所有大于人类年纪的树,都寄住着一只妖,这些妖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,它们在不忙的时候,也会帮着人类处理一些容易达成的愿望,以获得报酬。

既然世间有妖怪,那么也必然会发生一些妖事。该如何防治这突如其来的妖事呢。冯杰在《压虎子》一文里写了张天成被一只压虎子附体的细节。村里的张天成做了一个梦,梦到一只压虎子扑到自己身上,随后他便四肢无力,胸闷,喊不出声音来。胡半仙给了一个防治的妙法,是这样的:“明儿你房间里不能放碗、勺子、尿盆。尽量干净一点儿。睡觉前用扫帚扫扫,最好找一个东西盖住眼睛。这样万一你被压住了,好歹眼睛还是盖着的,你能看透眼前的光景。”

这是冯杰在散文集中开出的第一个偏方。

虽是借了胡半仙的嘴,但看得出,冯杰对此还是非常信任的。

张天成的哥哥张留成前不久饿死了,差不多写到这里,冯杰基本交待了故事的时间。是的,是一九五九年前后的

中国。

我看到冯杰写《榆钱》,深夜里读,吃了一惊,觉得他写得太棒了。他写了两个乡村历史,一个是表面的,另一个是本质的。《榆钱》这篇文章,表面上写报恩,张留成一家人都饿得走不动路的时候,家里突然敲门来了一个客人,是张留成媳妇娘家村子里的二大爷。这个二大爷曾经救过他媳妇的命。冯杰这样写张留成媳妇的心理:“双方问了许多话,媳妇才知道娘家村里饿死了许多人,原来她还打算回娘家借一点粮食,念头便打消了。二大爷这么远来,再难也是娘家的二大爷,况且还有救命之恩,面子上也得管一顿饭。”

这是中国乡村的传统文脉,所谓知恩图报,才能让人性的善意流传下去。

然而,事实真相究竟是不是如此呢,看到这篇文章的结尾的时候,我的心突然难过了。

《榆钱》这篇文字中的二大爷,在张留成家吃了一个豆酱饼和一碗荞麦面蒸的榆钱团子。二大爷吃完这顿饭以后,对张留成媳妇说:“我五天都没吃一口热食了,我说侄媳妇,不是吓唬人的,我是恨不得人肉都想扑上去咬一口。”

之后,二大爷离开了张留成家,和张留成的儿子一起离开的。张留成的儿子是从外面回家来找一个篮子,然后去北地的河里网鱼。

等到晚上的时候,张留成的儿子捉了一条大红鲤鱼,有五斤重。张留成觉得这条鲤鱼够全家人吃两顿,他计算了一下,虽然二大爷来家里吃了一顿,可是给他们家带了这条大红鲤鱼,也算是够本了。

哪知,冯杰这样写这篇文字的结尾:

“把鲤鱼放在案上,他拿刀划破鱼肚,忽然,他手一抖,停住了,觉得蹊跷,他看到剖开的鱼肚子内部是一团豆腐和一团荞麦面蒸过的榆钱,正在往外面翻滚。”

看到这里,我的心哇一下收紧了。

最荒诞的是冯杰在自己的文章后面还自注点评,说:“笑话!二大爷焉能被鱼吃掉?”

是啊,这就是怪事了。这篇文字用蒲松龄的笔法写我们国家的一段饥荒史,虽然有些春秋笔法,但是,冯杰将人性的深处写尽。他不愿意直接写饥饿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坍塌,但是通过二大爷变成一条鱼的暗喻,冯杰完成了饥荒时期,人可能将自己的恩人吃掉的历史真实。

在人们的愿望里,张留成或者根本不想吃人肉,甚至还想要救下媳妇恩人的性命,然而,当他在自己的院子里看到二大爷的时候,他们或者真的把他给煮了吃了。

不论是二大爷变成妖,还是饥饿的张留成夫妻变成了妖,都是世事的一种艰难描述,是人性的颓败。这自然是冯杰所不愿意看到的,所以,在写作的时候,他将一只饥饿的妖扔到了河里,变成了鱼,这样,还可以供应人类的肉体。这也是冯杰的慈悲。(全文见“沧州作家”公众号)

赵瑜

中国作协会员,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六十七个词》《女导游》等六部,散文随笔集《小忧伤》《小闲事》等多部。有作品获“杜甫文学奖”。

秋天的树木

□安宁

去附近的大青山,看望久已不见的秋天的树木。

夏天来的时候,这里风起云涌,气象万千,树木浩浩荡荡,在风中发出呐喊。今天再去,一切都变得开阔寂静,色彩分明。地上除了厚厚的松针、遍洒的松果、鸟粪,更多的是踩上去窸窣有声的落叶。红的黄的绿的落叶,在蓝天下犹如猎猎彩旗,绚烂多姿。一只俊美的喜鹊,踏着松软的落叶跳跃着向前。阳光透过清瘦的枝干洒落下来,喜鹊额头一小片白色的羽毛,宛若耀眼的宝石,在秋天微凉的风里光芒闪烁;人无意中瞥见,会在它啾啾的歌里,有闯入童话城堡的恍惚。

夏天时枯死的树木,被就地砍下做成木凳,横卧在潮湿的地上,而埋在泥土里的那一截,依然眷恋着大地。人走累了,坐在树干上,眯眼晒一会儿太阳,会觉得一切世俗的烦恼,都像闹市的车马喧哗,被丛林层层过滤,而后消失不见。空气中只有人的呼吸,在轻轻地颤抖。黑松、白桦和杨树的香气,从脱落的树皮上缓缓溢出,又溪水一样浸润了一整片丛林。

路上遇到三名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员,来这里取泥土样本,并观测树叶湿

度。这真是一份有趣的工作,不必与人产生交集,每日只跟大地和树木对话,熟知每一抔泥土,每一株树木,甚至每一片落叶,仿佛它们是静默的朋友,什么也不说,只在阳光下彼此注视,便可以相伴度过漫长的人间岁月。

此时的大青山,萧瑟寂寥,又明亮寂静。世界变得开阔疏朗,仿佛群山后退了几千米,树木消失不见,大地一览无余,只有茅草在深蓝的天空下自由地飘摇。因了它们轻盈的身姿,面前的荒山也平添了几分灵动雀跃。大地上没有任何的阻碍,秋风将一切都扫荡干净,以至于人一声轻微的咳嗽,都能听到回音自对面的山上传来。鸟儿轻灵的叫声穿透山野,抵达人的耳畔。阳光是透明的,带着某种干枯植物的香味。光线洒落在轻而薄的草茎上,可以看到纤维一节一节地向上延伸。

地上满是厚厚的落叶,草的身影都快看不到了,人走在上面,只听见窸窣窸窣的声响。这声响让世界变得愈发安静,以至于我似乎可以听到一只正打算冬眠的虫子,被我的脚步声打扰,嘟囔一句什么,翻了身,又继续沉沉睡去。

又见三五只喜鹊,在山坡上寻觅草

籽。它们小小的脑袋在枯黄的秋草间不停地跃动,像在弹奏一首寂静的曲子,大地随之发出细微的颤动。风吹过来,草尖上洒落的夕阳,绛红的野果,飘落的树叶,松树的影子,也跟着跳跃起来。万物都在大地的怀抱中,静享这秋日最后的温柔。

一个老人骑三轮载着孙子过来爬山。他有些耳背,看见我打招呼,一脸歉疚地指指自己的耳朵。于是我们彼此笑着点点头,像一缕风与另一缕风相遇,什么也没说,却什么都明白。他们已经走出去很远了,我还听到小男孩在大声地对老人说着什么。那声音像偶尔在山间响起的鸟鸣,掠过树梢,随后又消失在绚烂的晚霞中。

一切都被最后的光照亮。松针仿佛在天堂里,每一根都被涂抹成明亮的金色。白杨树干上长满了眼睛,夕阳穿过重重树木,落入这些上帝般洞穿尘世的眼眸里。每一株白杨的魂魄,都在即将消失的光里,屏气凝神,不安地震颤。

等到夕阳隐没,一切都笼罩在暮色中。一弯婴儿睫毛一样柔软轻盈的月亮,正慢慢在天边升起。我从未见过这样梦幻般的月亮,仿佛它只出现在今夜,仿佛

它是全新的一轮月亮,仿佛它没有来处,也不知去向。它就这样在清冷的夜空中飘荡,一切喧哗遇到这圣洁的月光,都瞬间噤声。

返程,在一个十字路口,看到无数的白杨落叶,正紧追着飞驰而过的车轮,仿佛它们在追赶即将离去的秋天,仿佛它们正在璀璨盛大的舞台上,永无休止地起舞。它们就这样在人类习以为常的一个十字路口,浩浩荡荡、无休无止地共同演奏出一场壮阔的秋天交响曲。

这蝴蝶般轻盈的千军万马是这个世间的精灵。

安宁

一级作家。代表作有《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》《遗忘在乡下的植物》《寂静人间》等。曾获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、丁玲文学奖、冰心散文奖、叶圣陶教师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等多种奖项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天涯》等发表作品400余万字。